#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髮皆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蜀益州郡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徙後為縣屬蜀郡莋都

後爲沈黎郡徙音斯徙音枲各反 自徙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
師古曰今蔓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尨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
冉駹白馬之類 氐音丁奚反 也 師古曰氐羌別種 氐音丁奚反 此皆氐羌別種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舩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
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遰上書說音南粵
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爲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
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遰且聽蒙約還報遰以爲犍爲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
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通西南夷道戹轉相饟師古曰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
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
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又弘爲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

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師古曰當羌滇也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

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巂郡徙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巂命萬餘人師古曰特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辟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

鉤町王大鴻臚賓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一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
侯韓增與大鴻臚賓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
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
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遒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
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

反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
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嘗
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
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天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且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敕亭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釣反選任職
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亢不軌者即以爲
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

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
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
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喜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
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
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
牂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擇解也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
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
脅亭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
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險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
道縱反閒以誘其衆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
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
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
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
會巴郡有盜賊簒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二爵也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賜鉤町王以爲侯王邯
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胖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
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
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
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
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
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
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
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
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此漢興者
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師古曰眞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謫也謫謂有罪者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語師古曰囂音敖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備甚疾甚畜與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倚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音皮義反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皆險要之處音皇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師古曰假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

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爲南越帝鐵器乃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甌音一侯反駱音洛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

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迺爲佗親家在眞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賓客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在高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 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 師古曰詩乖病益甚也 以故諸侯暴乎治兩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位孟康曰懲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請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寘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南郡甘卿苦之而漢軍亦當相非一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分長沙土也 師古曰隔也 朕不得擅變

馬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集解臣瓚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領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王之爲帝（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孳息）老夫竊竝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齔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

毋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罕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

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
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
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爲興
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
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
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
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
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
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

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
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
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師古曰摎音居虯反生子興及
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者
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與齊王后宴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大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飲治行



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欲殺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

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鎚嘉以矛師古曰鎚謂擿也音直垂反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郏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縣人也郏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王信子弟在此中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亭侯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侯晉灼曰龍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懼師古曰力政謂今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論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敗而入

伏波營中師古曰甌與驅同逕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逕音大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羯南海縣粵將畢取以軍降爲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功臣表瞭屬南陽音來彫反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百越之兵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候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孝惠三

年舉高帝時粵功臣論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

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禦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强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强今雖勝之後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師古曰鏦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者今言分疎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和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



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師古曰妄言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與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

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
樓船軍卒錢唐棟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棟姓終古名也棟音表爲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鄲或作鄽鄽其音同自兵未往
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
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
粵建成侯敖與縣王居服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苗戶封敖爲開陵侯師古
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敖疑表誤封陽爲卯石侯師古
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
爲繚嫈侯師古曰繚音遼嫈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爲海常

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
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鄽侯師古曰鄽奇郭於是天子曰
東粵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其
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
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爲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
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
師古曰浿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以眞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
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
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
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
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
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
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之即度
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
弗詰拜何爲遼東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
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
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
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

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見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計事即今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最下文乎唊音頰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澅清侯師古曰澅音獲陶爲秋苴侯晉灼曰功目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出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
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縣
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
臣朝鮮由涉何遭讪富成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大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
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寧毋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燉煌西界師古曰阨塞也西則
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衆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于闐在南山下其河
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跡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皆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

耆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以爲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儲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摠也言摠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莎車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

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孟康

曰媯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 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羊腸阪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劒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普伯反髀音陛又音婢至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師古曰扜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胥韋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茅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汙金銀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柳音丑成反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苐供給使者

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爲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

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北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後復爲匈奴反間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欲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當歸首師古曰當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當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送至橫門外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

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罝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二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

陶諸果酒通精絕二千里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

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師古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秅音鷽拳師古反急言之聲如鷽拳耳非正音也 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
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
十里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
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
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蝯之爲 出小步
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躡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 有驢無
牛其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縣字耳 去陽關五千八
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
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 師古曰犍音鉅言反 去長安萬
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
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
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 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
國 師古曰言不土著也 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

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
跡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
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
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
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跡勒六百五十里南與
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跡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



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
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
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
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
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
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
與諸國同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
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跡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槿櫰梓竹漆師古曰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嵇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如淳曰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流離言青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奇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閣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

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梏杻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巳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録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罰宛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繒素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慿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阨非罰賞所能



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言晝則擊刁斗以警夜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爲所侵盜驢橐駝馬負糧須諸國皆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次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

匈無所得師古曰匈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崖不測之深師古曰峥嶸深險之貌峥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罷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人憜亟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三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罷劇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犂靬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犂讀與驪同靬音鉗連反又鉗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

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毛而尾端首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頰亦頰毛也音而甘音人庸反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品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安息國王治番

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爵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觀師古曰屬聚也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音之欲反

鞮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眷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大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



日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一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肸頓翎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

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
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
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
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
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
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
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屬耳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
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



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
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
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又其稱臣
妄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音迄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啗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以奪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不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韈王治蘇韈城師古曰韈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六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耆目宿（師古曰耆讀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子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譖使我國遇暑（師古曰譖古以字）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嬋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物不得貪不市妄買不得騎所以然者以漢遠而漢多財物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飤不敢留苦師古曰言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帛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領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行敦谷二百六十

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一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一十一里至跡勒南與葱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北至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跡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莫肯言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

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跡勒國王治跡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跡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跡勒接山道不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

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夫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滿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音下野之貌偷木名也六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

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

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匽古服
奴師古曰以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纔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
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
大月氏共在燉煌閒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
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
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
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
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
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爲將將衆萬餘騎別
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
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
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
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
共扶不足破乞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師古曰遠音

以下辻匈奴服屬曰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
老國分不能專制廼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廼益重漢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
南坻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
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聘問也聘音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
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宮侍御數百人贈送甚
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

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
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
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酪謂煑馬酒也漿謂飲音釅居常土思兮心
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黃鵠一名天鵝音下督反
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
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

號也名軍須靡翍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曰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翍音翔輕重耳蓋本一地後遂以昆彌爲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涉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爲一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憂弟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音未得安師古曰音讀曰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縣役將興其

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鴈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師古曰不正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橋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師古曰捽持頓音朴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泉涂溝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慧也故以爲名者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

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鴈靡皆病死公主



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代將樂大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

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曰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曰貳立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等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禄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

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
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
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
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龔殺之自
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
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
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
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十二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
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
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
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因以爲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
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
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三百
七十里

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今之驛馬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開陳逆順明告敢救大守都尉明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飤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資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

師古曰厭留言其前後離厭不相逮又也厭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匈匕與也若汝也匕音氣又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欲以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 參以觀貳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 貳者匿不吉不行師古曰言其奪張也視亦讀曰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 延者以縛馬書編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 延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爲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

不久也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驕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驕山山名也驕古斧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 故朕親發貳師下驕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 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能音耐 失一狼走千羊逐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

自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爲況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竄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或覺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貳師貳師亦遣其子一人質於漢貳師既斬大宛王首獲善馬而還漢貳師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貳師姑冀謂其主曰賴丹本臣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

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亢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

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鹹鹵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畏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于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匕後王國治當渠類谷師古曰當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
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
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
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怪反去長安八千八百
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
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

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
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
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
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羅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
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六十口六千五十

勝二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
尉歸漢都尉東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十八百七里至焉
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
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
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
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
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陸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
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
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
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
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二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一百九十一口四百九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

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之匈奴

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

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驚走於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烏孫者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大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師古曰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愁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閒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再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莧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郭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貴人入漢朝）賜第與甘露二年俱入朝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王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

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爲枉置師古曰枉者支柱也言有所枉置立而支住於已故曰枉置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枉爲梁柱之柱又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以用兵前車師前王姑句使譯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賂吏求出不得姑句家子端生火其妻殷紫陁師古曰陁音子侯反謂姑句曰子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又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寇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主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觟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

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匄芟道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彫都護但欽在所坿婁成師古曰坿婁城名坿音步侯反婁音樓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盧水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立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爲逢火也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之已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

以下二十騎迎良等良等盡脅降乃倒吏七男女二千餘人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貴都尉師古曰貴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參單于立師古曰參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曉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

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涉車師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莽封欽爲劉胡子師古曰展曰劉音力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忽反字本作剿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昧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犀色白通兩頭蒲梢天馬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尾也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巨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斧扆依龍鬳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形似屏風而畫為斧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鬳裘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俞巴州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里九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

視之令觀也 又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 迺擢酒酤管榷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義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列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

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賚引也

#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